

抚摸故乡

(诗歌三首)

◎丁宇

相约夏日

夏天最好境界，
运筹每一次花开花落。
俊俏回音，席卷昼夜星辰。
灿烂笑容，
刻画于时间迂回，
沉睡抑或苏醒依旧轩宇盎然。

把问青天？
串串脚印，洞穿整个家园。
乘着梦想与你约会，
鹊桥不在，唯有四野沉默。
月光下窃窃私语，或轻或重……
熟悉身影在琴弦上黯然。

那条河越发古老，看不到汹涌涛声，
花儿便在黑夜凋零。
相思如水，漫过千年浪漫，
一滴滴，一点点
散落进黎明曙光，郁郁葱葱。

平静水面，月光涟漪。
在桥边落寞流淌，刻骨铭心。
大河东去，聆听不到喷喷心跳，
石头，瞬间舒缓天空。
山川河流再次归于宁静。

走过故乡

就此，离开那片风景。
拒绝所有誓言，风雨憔悴。
是谁，为黑夜潸然泪下？
栀子花花香袭人，囚住人生，
傲慢而冷峻，舞姿袅袅。
各种男耕女织，凝聚于这一瞬。

忘情于昨夜旋律，在一片叶子上。
平仄诗韵渐行渐远。如火如荼。
拉开恍惚窗帘，有种情节被撩拨。
阵阵暗香迎面而至，一如乡音，
从母亲唇边缓缓流出。

梅雨，一场接一场。
发霉往事，挤在麦场砖缝间拔节。
麻雀，起起落落，忽上忽下，
勾勒村庄，勾勒淳朴，勾勒乡情。
从头开始再从头结束，
每一次超越，都是一种方式。

时间如流水，在村庄深处。
蝉鸣如故，唱响躁动歌谣。
押韵与不押韵，都不是很重要。
其实，每一次面对故乡，
总能感觉路，很长。也很短。

写给父亲母亲

站在楼顶，脚下铺满绿色。
父亲，在田垄写诗，汗流浃背。
向往飞向苍穹，托不起昨天风景。
母亲，把青春弯曲成弓。
始终射不出，游子苍白忧伤。

背靠童年那棵树，落叶归根，
寻找不到，昔日天真无瑕。
叶片随风飘零，叶脉不再流淌。
惊讶于这个夏日，表情停滞。
是谁挥动最后风景？泪流满面。

脚步无法停止。在风中，雨中。
小河依旧，戴斗笠老人在守望。
鱼鹰，鼓着腮帮前来邀功。
老人脸庞，无悲。无喜。
仿佛颠簸小船，总要经受风浪颠簸……

乡情很风光，永不褪色。
习惯，这样与你促膝交谈。
在黄昏，在夜晚，在电话那端。
不祈求天老地老。不祈求海枯石烂。
只愿，只愿你们健健康康！



■一河两岸美丽乡村。陈文吉 摄



■爱。崔令文 摄



■明天再见。宋振荣 摄

盛夏荷韵

◎戚思翠

一池清水，一汪碧叶，朵朵荷花，片片素瓣，诉不尽的盛夏荷韵、风情。直让人惊呼：美哉，妙哉！

晌晚，漫步在三井公园池塘边，荷花开得盛美。夕阳下亭亭玉立，光彩照人。荷叶碧碧绿绿，像一顶顶小伞，层层叠叠地伸向岸边。荷花翠叶在风儿吹拂下，发出沙沙的响声。近看，绿油油的荷叶下池水潺潺，小鱼儿快活地游荡，蛙儿悠然蹲在荷叶上，愉悦地呱呱吟唱与蝉鸣呼应着。荷叶下，已经盛开的荷花，娇艳欲滴，美丽动人。一株含苞待放的荷花骨朵儿，调皮地躲藏在一片荷叶下，像少女身穿罗裙，手舞丝带，轻歌漫步。而盛开的荷花似仙女醉酒羞红了脸庞……夏风，清水，莲叶，素荷，人影，这种画面，不能描摹，只适合用诗来朗诵，那些诗意的声音，如轻轻捧起水的清爽。小荷，以舞者的姿势静静伫立着、倾听着，涟漪过后的水面，留下袅袅余音。

莲叶田田，点水嫩荷，羞怯地卷着尖尖儿，恰如一封未展的初恋情笺，把夕阳光辉渲染成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蜻蜓飞来，立小荷之上，翩翩羽翅，只为追寻那缕似有似无的荷香。剪不断的丝丝缕缕，怒放着夏的希望。塘中盛开

之荷，粉萼盈盈，亭亭玉立。尖尖的荷苞则三三两两隐于密密的荷叶间，有几朵已泛出粉色。登上台阶，倚着栏杆，目睹一池碧水，半塘清莲。荷叶挤挤挨挨，青翠欲滴。叶子出水很高，那平展舒张的荷叶又像硕大的碧玉托盘，正是“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之态；也有些叶子因风卷曲了，露出背面苍白的叶脉，颇有“倦倚西风夜已昏，娇羞脉脉同谁语”的病美人模样。

荷如美人，娉婷而立，婉约迷离。《诗经》：“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著名现代诗人洛夫在《众荷喧哗》中深情地写道：“要看，就去看荷吧，我就喜欢看，你撑着一把碧油伞，从水中升起。”油然想起了沈复笔下的“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每至“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晚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何等的雅致慧心呀！

大千世界，百花争艳，一年四季，芬芳不断。春有牡丹，国色天香；秋有菊黄，凌寒不凋；冬有雪梅，冷艳清绝。



■千灯湖二期活水公园出现并蒂莲。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 摄

更有盛夏荷花，天然独秀，人见人爱也！赏荷，荷花那美丽、温柔、娇艳的身姿，让我的视野在拓展；读荷，荷花那端庄、静美、优雅的神韵，让我的思绪在延伸；懂荷，荷花那纯真、朴实、高雅的情怀，让我的品格在升华。莲“出淤泥而不染”，且“能花又能实”的品性，就像世间某一种人，入世极深，历经坎坷，饱经磨难，却纤尘不染，貌洁行端，惠施无数。真令我心生叹服、仰慕！

七月，致孩子

◎汪海林

云朵就要升起
一滴水
就要开始另一段旅程
河流打开内心的汹涌
你掌心的纹路
刻下七月的星辰
更隐秘的存在已露出端倪
抬头和回头都不说再见
遥远的归来通过锋利的锋刃
七月，孩子
那越来越热烈的靠近里
有属于你的光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 丁当